

玄黄

杨志鹏 著

青岛出版社

舌黄

杨志鹏 著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内容提要

一个逃脱孤独的灵魂,企图寻找圣洁的爱情;两大家族的命运,在无法把握的神秘中轮回;走进都市的胜利者,最终却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凶残的大沙漠,制造出一段荒诞的故事;古老的氏族,将美推向了毁灭……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构成了对人自身生存的巨大威胁。故事不仅仅在于故事的本身。

作者以深沉的文化思考,凝重的悲剧色彩,强烈的现代意识,喷发的生命激情,生动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严酷的生活现实和独特的人生体味,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

玄 黄
杨志鹏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信印刷厂激光照排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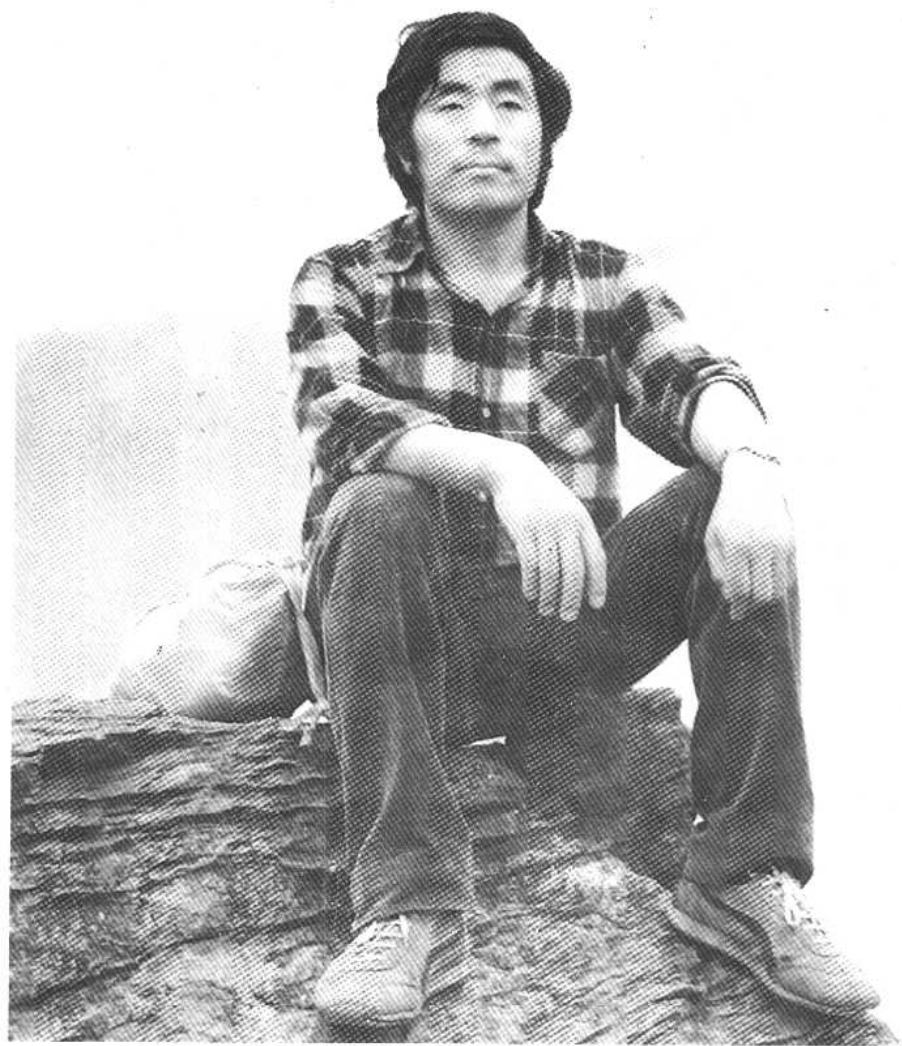
*

1991年7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2次印刷
32开(850×1168毫米)11.25印张3插页260千字

印数 5001—12000

ISBN 7-5436-0697-6/1·86

定价:5.40 元



杨志鹏

小 传

他，长得五大三粗，胸脯总是挺得很高，听人说话时总是将本来不怎么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解放军生活》：《黄土地的儿子》

来自西北的大汉杨志鹏，其体魄、气魄，可与他的小说媲美。舞场上横扫千军，文坛上纵横驰骋，前途不可限量。雄赳赳地走来，雄赳赳地走去，犹如一匹西藏名骏，奔驰起来像一团赤色旋风，席卷大漠。

——《作家生活报》：《武大作家班散记》

录下这两段文字，并不在说明自己果真如此，实则活得并不威风。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上中学时是靠母亲卖鸡蛋维持学业的。然而，至今也没能很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生于1955年5月22日，属羊，历书上记载是木命，算卦的却说是金命。当了12年兵，在戈壁滩上种过地，在省军区组织处做过干事。1985年10月，脱下军装到《现代人》当编辑。1987年9月经中国作协推荐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两年后拿了本科文凭直奔大海，在青岛开发区当了报人。

文字写了近200万，也获过一些奖，还混了个省作协理事。然而想到自己的作品就脸红。哪一天真正写出了满意的东西，再拍着胸脯充好汉。

杨志鹏

1991年6月

· 代序 ·

境 界

7岁那年的一个早晨，雾很大，山上山下全冒白，看不清望不透。妈妈告诉我，隔壁三婆去华山朝圣，来去得半年。妈妈说了路途的遥远和艰辛，还说三婆不是坐车，不是骑马，是用小脚走着去。茫茫浓雾中，妈妈对三婆说：“三娘早点回来。”说这话时，妈妈的眼圈红了。看着我惊异的目光，三婆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给我。妈妈说：“三娘留着路上吃。”三婆的脸上突然不高兴了，说：“这是我给孙子的。”妈妈接了，递给我，说，快给三婆磕个响头，叫三婆早点回来。我听了妈妈的话，跪下，给三婆磕个响头。三婆笑着，颠着小脚走进雾里。雾立时重得封了天地。

当了大人后，在夏日的一个中午，太阳烧得地皮冒烟，我

0262/28

·境界·

趴在华山的西峰向四周张望，脚下便是万丈深渊，眼光一跳，全身就会发酥。想着掉下去，人会成粉末，骨头怕也找不到，于是想得很多很乱，包括娶妻生子和人类的幸福与苦难，最后想到的只剩下死亡。我是凌晨5点从山下开始走的，20里山路走完，才到真正的华山脚下。那里有一块巨石，上书“回心石”三字。意思不言而喻。我的前面，是三个天津来的游客，三个牛高马大的男人，用津味十足的话，边走边骂：“你说我们干嘛？我们是不是吃得多了？吃饱了撑的……”

西岳华山之险被列五岳之首。登完全程，自己被自己的毅力感动了。下了山，洗了澡，躺在旅社的床上，才突然想起隔壁的三婆来。她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是那年她从华山朝圣回来死的。三婆回来的时候，是个雨天，一双小脚被泥水粘裹，身子摇得像风中颤栗的树枝。妈妈看见了，来不及戴雨帽，就冲出去，可什么话也说不出，泪水伴着雨水。三婆递过口袋说：“给孙子摘了十几个野桃子。”三婆进屋就躺倒了，从此再没起床。乡下名医捏了她的脉说：“累的，准备后事吧。”10年后，妈妈对我说，三婆去时，很高兴，留了半句话，说她在华山给孙子许了愿。妈妈叮咛我，这辈若有出息，要时时记住三婆朝圣时的虔诚。三婆到底为什么去朝圣，妈妈说不清。那年我已上高三，在乡下被称为洋学生，可我依然无法理解母亲的话。20年后登华山，我从一步一步的艰辛中，似乎悟出了点什么，我猜想着三婆当年遥遥朝拜的形象——从我的陕南老家到地处关中东部的华山，行程两千多里，三婆是走着来去的，三寸金莲在朝圣的路上创造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迹。

80年代，我目睹了一场盛况。那是青海高原最好的黄金季节，第十世藏传佛教领袖班禅到藏区视察，听到消息赶来的信

徒们将大师所要经过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那情景要比当年百万红卫兵在金水桥畔等待领袖的接见还要虔诚百倍。当班禅到达时，成千上万的信徒涌上前去，等着大师摩顶，跟着的人张开了口袋，立时就有一叠一叠的人民币投进去。有的人将全家多年的积蓄一次放入，然后心情踏实地走向大师。信徒们为佛捐款，绝不留名，绝无半点炫耀。他们献上的是对佛的诚心和信仰，他们求得的只是心灵的满足。他们相信：佛知人心。当大师逝世的噩耗传到藏区，无数的人昏倒在地。当我再一次站在塔尔寺佛殿的门前，看着被无数的信徒跪拜所磨出的深槽，石板也显出了它的感动。我终于理解了一切。

1987年《人民文学》1、2期合刊发表了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起一场风波。关于这篇小说艺术成败姑且不论。班禅读了这篇小说，说：一个信仰是不能用另一个信仰去嘲讽的。我读了这句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是的，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为各自的信仰而活着，这不是罪过，而是世界美好的标志。这一刹那，我对信仰遭到嘲弄而激动的人多了几分宽容，我看到了一颗颗搏动着的鲜活的心。

朋友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50年代，一位留苏的中国大学生，深深地爱上了一位苏联姑娘，这个姑娘同样深深地爱着他。就在他们准备完全确定他们的关系时，中苏关系恶化，小伙子必须立即回国。姑娘哭诉着请他为了爱情留下，或者她跟他去，小伙子没有答应。当他面对一双红肿的姑娘的眼睛时，他痛苦，可仍然告诫着自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政治氛围中，这是多么崇高。小伙子终于走了，踏上了回国的列车。可接下来的事情是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的。当列车每到一个站，就有人送上一份姑娘从莫斯科发来

的电报，内容只有四个字：一路平安。从莫斯科到蒙古境内，数十个车站，电报重复着一个又一个祝愿。小伙子的心灵在每一秒颤栗。到了，到了，还有最后一站，他将站在自己的国土上，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然而，这一刻，不是看到祖国时人们通常所体验到的激动，而是一种极度的空虚。猛然，他觉得自己将终生失去一件和生命同样宝贵的东西——永远也无法找回的珍贵。他终于承受不住这个恐惧，就在列车靠站的一瞬间，他跳了车，他没有驶进自己的国土，而是落到了异国的境内。尔后，他爬上了一辆货车，返回了莫斯科。当年这个故事是被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20多年过去，当历史出现了当初谁也无法预料的场面，人们又怎样评价呢？一切人为的色彩在它的面前都是苍白的。

我的一位朋友，被一位姑娘深深地爱过，我也认识这位姑娘，朋友曾动情地讲起过月夜姑娘的剪影和歌声。在朋友26岁生日的那天，我接受姑娘的委托，将一个封着的生日卡在元旦的钟声过后交给朋友。我不知道那生日卡上写的什么，只看到他打开那份珍品时被深深打动的神态。事后朋友告诉我，那是26颗小星星构成的图案。姑娘曾信任地问我：“大哥，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是完全信赖你的，我真的很爱他。请你告诉我，他到底爱不爱我？”面对姑娘的发问，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值得爱，就去勇敢地追求。我的回答只能这样，因为我明白，真正的爱是说不清的，后来，他们终于分手了。有一天，姑娘对我说，她很苦，她的感情被伤害了。我知道朋友没有错。可那一刹那，我的思绪停止了活动，我的周身受到了雷击。那样一个纯情而明净的姑娘，是经不起伤害的，她似乎说过，她在守护着一个失魂落魄的爱情。我想如果真的受到了伤害，假如把

这个过程算作一个阴谋的话，那我必定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因为我真诚地对姑娘说过：“从此岸到彼岸，虔诚的打捞会获得一切的。”而生活中却有大量的事实说明，生活远非“真诚”可以概括。然而姑娘没有走进悲伤的低谷，而是理智友好地走了。她毕竟用自己的修养和人格完成了一个人生的飞跃。

那年冬日的一个夜晚，雪下得铺天盖地，宿舍里很冷。难熬的一个夜晚。实在无法了，便坐下来聊天。人在寒冷与孤独的时候，会加倍体味那些给人以温暖的记忆。同窗好友告诉我，昨天见到了相爱着的姑娘。姑娘对他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学校正在进行英语四级考试。发了卷子她望着门外的大雪发呆，天地间都是白的。人间此时无邪恶。她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激动。于是埋头答卷。就在她聚精会神思考时，教室的门打开了，一个雪人出现在她的面前，稍微停留了一下就走向讲台，压低声音叫了她的名字对监考的老师说：“她还没有吃饭，叫她出去吃了饭再来考吧！”她听得很清楚，是他的声音，她立时感动得流泪了。朋友说完了这个故事，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好久好久，朋友抬起头，对我说：“我这辈子要好好地对待她。”假期朋友来信又说起这位姑娘，我回信说：“她是个圣母，在大地与蓝天之间，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了，好好地保护她吧，她唯一需要的就是爱。”

当我面对稿纸，应约写下一篇创作谈时，我说：“无爱便无文学！爱是什么？爱是生命本体的燃烧。很难设想，一个不愿意为爱情贡献点什么的人还能去爱民族，爱人类。爱是一种宗教，爱是一种信仰，只有在你的面前树起一种崇拜的偶像才能去为她献身。”

这个世界，有人获得，有人奉献。奉献者获得，获得者奉

献。只要信念是神圣的，自己便会在行动的过程中得到升华。我说过：“请不要嘲笑麦田守望者，即使颗粒无收，他们忠于职守的精神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当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理解了朝圣的三婆，我理解了跪拜的信徒。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标准，但是，请不要以一种信仰去嘲弄另一种信仰。当你美好的时候，你会因美好而更加美好。有的人难免日后会世故。但是，当你世故的时候，你是否会毫无愧色地说：我曾经天真过，并因天真而获得了美好。

深夜有人谈禅，灯下有人读禅，在活跃的文化反思潮流中，唯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真正的禅，也就是禅的宗旨，是用不着读和谈的。一个人企图解释信仰是什么，是徒劳的。只要你有信仰，你就是一个精神不死的人，只要你为信仰活着，世界就会戴上你的花环。有信仰的人，是圣徒，不是庸人，而从庸人到圣徒，只有半步之遥，但有的人终生不想跨进半步，所以他永远是庸人；也许庸人比圣徒活得潇洒，但圣徒永远比庸人充实。

爱是一种境界，信仰是一种境界。

真正的人生是需要一种境界的。

1989年4月30日于武汉大学作家班

目 录

1	白苹果 蓝香蕉
70	玄 黄
132	河东河西
194	山影幢幢
256	瀚海魂
287	地 光
351	后 记

白苹果 蓝香蕉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有时明白，有时却又迷糊。他自认为很理智，冥冥之中偏偏有一条无形的绳索牵着他走。他常常这样设想：如果不走出小山村，如果不去当兵，如果不来上大学……这如果太多太多。是的，如果他不走出小山村，就不会成为一名军官；如果不当军官，就不会进省城；如果不进省城，就不会很快成名；如果不很快成名，他就不会成为省政协最年轻的委员，当然也就不会被中国作家协会推荐，而且必然不会在而立之年过后踏进大学的校门。没有这一切，也许他会一辈子做一个农民，面对黄土，背朝青天。然而偏偏有了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一连串地发生了。他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苦难，是在接近现代文明还是自找苦吃。

那是他进校后第一个中秋节的前一天，飘着蒙蒙细雨，天

色一片灰，绿荫覆盖的校园突然失去了青春的气息。他在与同学吹过牛后面窗而坐，心绪骤然阴郁起来，无法排遣的孤独向他袭来。他突然觉得该写信，向亲人诉说此刻的情感。他慢慢拿出了纸，又拿出了信封。给谁写呢？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生活着已经年迈的母亲；在那个遥远的省城里，生活着年轻而漂亮的妻子。每次外出他都及时地写信给妻子，而给母亲的信是没有约定的约定——每月一封。可今天，短短的几秒钟内他就决定了给母亲写而不是给妻子写。他写好信封，展开信纸，一瞬间他感情如注，像决堤的洪水，像瓢泼的骤雨。望着蒙蒙细雨，他感觉到了那雨中就站着母亲，她没有打伞也没有戴雨帽，周身淋得透湿。她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儿子。儿子上学去了？还是上山砍柴去了？她喊哑了嗓子，依然只见蒙蒙细雨。于是她向苍天祈求，让神灵保佑她的儿子平安。童年，童年，穷得没有鞋穿，光着脚丫走在山村小道上的苦难岁月，在他的心灵深处，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有一次，他饿得无法忍受，双手插进黄土地，想从坷垃缝里扒出漏掉的红薯把。当他的愿望落空后跪倒流泪时，母亲来到了他的身旁，将全家人舍不得吃的两块豆腐干塞到他手里。他一头栽进母亲的怀里。很久很久之后的一个夜里，母亲对他说：“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这鬼地方。”说这话时，她那满是风尘的脸上，布满了用泪水洗不掉的痛楚。写着写着，他怕母亲看了伤心，便又写今日的荣耀。尽管由于资历太浅，太年轻，没有评上“副高”，可中级职称已经批了下来。在这里给他们上课的老师许多还是助教哩。至于更大的荣光他用不着写，他被列入《中国文学家辞典》，同时进了《当代中国青年名人辞典》，又被县志列为头号文化名人。这些，家乡的人都传烂了。他自认为是一个十分脱俗的人物，已经修行到

家了，可当他再把信看一遍的时候，发现后半部分写得俗不可耐。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也是一个无法脱俗的人。但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遥远山村的母亲欣慰。

他给母亲的信整整写了十页，这才想起还应该给妻子写封信。然而当他写好信封准备写信时，却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和自己生活了五年的妻子的形象突然模糊起来，与刚才给母亲写信时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怎么可能呢？他问自己怎么了？并没有怎么，却就是无话可说。似乎感情已经枯竭，无法再挤出一点，即使一个字也不可能了。他终于放下了笔，但又不能就此罢休。他得分析，他要找出理由。也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原本不该发生的故事竟然开始了它的序言。

他终于找到了理由，这就是距离。他每一次外出，因为时间较短，总是觉得与妻子的距离远于小山村里的母亲。而这一次，他发现与妻子和与母亲的距离在感觉里是相等的。他所在的大学与妻子所在的省城、与母亲所在的小山村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距离仅仅相等，感情就倾斜于母亲。这一发现使他惊诧不已。难道在自己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妻子的位置？不，他不愿意确认这一点。妻子还算长得好看，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教养，又有一个并不官僚的高干父亲和数万元存款。结婚时他说：我是农村出身的，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没有来钱的路，全得靠我。她说：金钱能买来感情吗？这种话并不新鲜，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中可以读到，然而出现在实际生活中，他还是不能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掏出自己仅存的五百块钱给她：“就这点钱。”她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还给他：“有心就买件东西来。”他受宠若惊，心里揣了个神圣，走遍了省城大大小小的商店，终于挑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晚上再见到她时，他

说：“我的心意你收下，拣自己喜欢的买一件吧！”她当时连话都没说，转身离去，把他一个人甩在房子里。过了一个多小时，她才进来说：“你回去休息吧。可怜你，明天咱俩上趟街。”他像领受了一个圣旨，兴冲冲地走了，走时也没有忘记狠狠地吻她一下。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征服一个名门家的千金小姐，就足以证明自己的才华和全部价值。他为此而感到自豪。第二天上街了，不是两个人，还有她的母亲和两个战士。一切都似乎是背着他商量好的，买什么都是有时间有地点的，从大件到小件，应有尽有。不一会来了一辆大卡车。开了进城证，显眼地停在一家大商品门口，不到两个小时，竟装了整整一卡车，看来一切都妥了，他才将始终惦记着的事说出口。她招呼一声，让大家等着，拉着他就向百货大楼跑。一进门，她径直向中间一个柜台走去。他傻乎乎地跟了去，一看，是卖胸针的。她指着一枚银亮的奔跑的小鹿，点了一下头。胸针倒是很好看的，那个小动物透着一股灵秀之气，似乎透明玻璃柜台无法关住它，热烈的生命正在向外狂奔。他突然记起她这几天天天上街，这胸针显然是她早就看中了，只是等他给她买。他为自己平时粗心，不能完全理解女人而羞愧，同时又为一个女人连要送给她的结婚礼物都替他想好了而激动不已。可是，当他看清价格后，他对她的诚意发生了怀疑。那个银亮的胸针才值八毛钱。八毛钱怎能和一个人终生的婚姻大事的价值相比？像他这样出身卑微的农家子弟娶一个高干的女儿，无疑是要倒贴的，不然怎么能叫乘龙快婿呢？然而所谓的倒贴，不过她出的钱超过了他出的钱，但并不是说他不花钱或只出八毛钱。要不是捉弄，至少也是轻蔑。他头顶发热，脚底透凉，幸福感突然消逝。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只深情地一笑，说：“人家喜欢嘛。”出门时，

她又狠狠地捏他一下，说：“这比什么都珍贵。”可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她讲的是真话。报复心的驱使，他将口袋里剩余的四百九十九块二毛钱开了一个活期存折存进银行，打算以后吵架时就来取这笔钱进馆子。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妻子是十分珍惜那胸针的，只要他外出不在她身边，她就会把那银亮的小鹿别在胸前，每次出差回来，他都会产生莫名的激动，终于明白了妻子对他的感情，终于明白了买胸针时妻子的心境。他为自己误解了妻子而内疚，可从没有过向她道歉的念头。结婚五年了，妻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她几乎没有钱的概念，从来不过问他拿多少工资，稿费更不用说，即使他拿回上千元的汇款单她也不看。他在家很少做家务，动不动就捧起书来看，要不就埋在那厚厚的稿纸里。在外人眼里，他无疑是世界上至少是中国最幸福的丈夫之一。然而，此刻面对信笺，过去的一切都模糊了，妻子的笑容十分遥远，就连婚前的吻也毫无印象了。他不知道这是妻子的悲哀还是自己的悲哀。难道自己的记忆出现了问题？他终于无法解释自己了。

窗外的雨依然在下，淅淅沥沥，无休无止。他将写给妻子的信封放进了抽屉里。就在这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他忽然激动起来，仿佛不是有人在敲门，而是苍凉的黄土高原上铺了一片绿茵；仿佛他坐在那里，长久盼望的就是有人来敲门，不管这个人是谁。

“傅老师您好！”进门的是两个见过一面的小伙子，二十岁左右。他忘了他们是那个系的，只隐隐约约记得他们在什么地方说过他们也是M省的。

“请坐，请坐。”他很热情。

“傅老师，找您有点事。”